

茅頓首子居梨居在丹徒

行旅之西脩閑堂漾月佳處

亭在其後臨運河之闊水東

則月臺西乃西山改寶齋

半帶新玉臺跡以五種

朱芾所書墨跡五十五種

歸家

米芾行书墨迹五十五种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张自忠路 189 号)

新华书店发行

天津市津西美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12 印张 17

印数: 1—1.0000 册

1997 年 4 月第一版 1997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504-534-8

J·92 定价: 29.70 元

序

傅以新

米芾是宋代最伟大的书法家，也是中国书法史上在后世留下争论最多的书法家。尊崇和否定同时集于一人之身，褒和贬是那样地不可调和。

褒——「风樯阵马，沉着痛快，当与钟王并行」（苏轼）；「如乘骏马，进退裕如，不烦鞭勒，无不当人意」（宋高宗）；「如快剑斲阵，强弩射千里，书家势亦穷于此」（黄庭坚）；「超迈入神，殆非侧勒努趯策掠坠磔（八法）所能束缚也」（宋·周必大）；「超轶绝尘，不践陈迹，每出新意于法度之中，而绝出笔墨畦径之外」（宋·孙覿）；「神气飞扬，筋骨雄毅，而晋魏法度自整然也」（元·虞集）；「宋朝第一」（明·董其昌）……

贬——「妖异百出，皆米氏作俑也，岂容厕之颜、柳间哉」（元·刘有定）；「努肆」，「若风流公子，染患痛痒，驰马试剑而叫笑」（明·项穆）；「虽有生气，笔法绝矣」（明·陆友仁）；「放轶诡怪，实肇恶派」（清·梁巘）；「目无前辈」（清·王世贞）……

艺术史的规律告诉我们，艺术必须实现对传统的突破才能取得发展和飞跃；突破必然引起震动，引发争论，突破的程度愈甚，震动和争论也就愈烈。

米芾就是这样一位全面突破并发展了传统的书法家。他的历史性功绩集中在形成书法艺术美最主要的因素——笔法和结体两方面。

笔法是指对笔划线条美化的方式。在米芾之前，侧锋是书法作品中非常次要的笔法，尽管它对于起骨架作用的中锋用笔是必不可缺的辅佐，但书法家对它的运用往往不是自觉的，因为他们追求的是线条的凝练、含蓄、柔美和厚重感。传统书论也向以中锋为本，如「屋漏痕」、「锥画沙」、「折钗股」、「如莼丝」、「万毫齐力，笔在线中」，根本没有侧锋的地位。自米芾始，才明确地提高了侧锋的地位，为此他遭到了项穆的怒责：「偏侧出（二）王之语，肇自元章一时之论，致使浅近之辈，争赏毫末之奇，不探中和之源，徒规诞怒之病。殆哉书脉，危几一缕矣！」中锋、侧锋不是孤立存在，它们相辅相成，互为依存。今天，「侧锋取妍」、「侧锋取势」已成正则，但在当时却行之颇难。米芾有意识地运用侧锋，以丰富多采的变化，使侧锋在书法中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他的成功经验，使中国毛笔的表现力更加丰富，使书法的艺术性更趋完美。他把侧锋用得恰到好处，与中锋交相映发，进入了自由驰骋的境地。侧锋或施于笔划之首，或置于笔划之尾，或起于笔划之中，横敲竖抹，稳撑急掠，随意为之，并无一定之规，而那数笔侧锋却增加了作品千种婀娜，万般旖旎的风采，造就

了波澜起伏、峻拔奇崛的神态。

结体是对字形的美化。在米芾之前，不论是潇洒的二王，还是苍厚的颜真卿，他们书法结体的基本追求是稳定、典雅。米芾却不守成规，一味追求结体的奇险、跌宕。他的字，动势强烈，奔腾跳掷，重心不稳，左倾右侧，形成一种颠逸之态，惊世骇俗。而他又利用字的上下衔接，左顾右盼，上倾下承，侧以正救，左以右曳，因势利导，化险为夷。苦心经营，而又全在一种不经意中完成，使通篇气势连贯，一气呵成，而那些欹斜的结体，则造成作品的震颤奔动、生气勃勃的艺术效果。

米芾在回答宋徽宗时曾称自己的书法为「刷字」。这句话，尽管带有谐谑的性质，但也道出了他书法的特点：行笔迅速，挥扫自如，纵横捭阖，所向披靡。他舍弃了二王体系向来追求的冲和含蓄、不激不厉、温柔淳厚的气质，不但既「激」且「厉」，而且有点「剑拔弩张」，字里行间处处显露出横溢的才气，发泄不尽的力量和不受拘束的性格，把书法的意趣发挥得淋漓尽致。

清·康有为曾说：「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米芾书法的风范就是这「尚意」的宋人书法的标志和典型：追求个性、追求意趣的艺术品格和不受拘束的文人气质。从宏观的角度来看，这是对于法度森严、追求庙堂气概的「尚法」的唐书风范的逆反，也显示了鲜明的时代性。

米芾卓越的创造力，给予后世的影响是无比深刻和久远的。张即之、祝允明、董其昌、陈淳、徐渭、王铎这些有建树的书法家都受到他艺术的启迪。

功力和胆识，这是米芾得以成功的原因。

突破，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发展；继承，本身就包含有突破的内涵。米芾对传统下过学习的苦功，「（古迹）每一经目，便思仿模」（陆友仁语），甚至可以做到以假乱真，以至被人认为「集古字」，足见功力之深。然而他学习古人，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决不泥于一家一法。他在谈到自己学书过程时说：「余初学颜，七八岁也，字至一大幅，写简不成；见柳而慕紧结，乃学柳《金刚经》；久之，知出于欧，乃学欧；久之，如印板排算，乃慕褚，而学最久；又慕段季展转折肥美，八面皆全；久之，觉段全绎展《兰亭》，遂并看法贴，入魏晋平淡……」如此的「不安份」，简直「见异思迁」！然而这「见异思迁」的结果，则是形成了如他自己所说「人见之不知何以为祖」的独特风格，他确是一个「集」古的大成者。清·冯班说：「学米元章，始知出入古人，去短取长。」「去短取长」正是米芾这段自叙的注脚。

胆识与功力相关，所谓艺高胆大是也。但胆识并不自然生成于功力，功力深厚而墨守成规，则成为被米芾痛斥的「奴书」。胆识取决于个性，来自艺术家的创造欲。作为一个创造欲极强的艺术家，米芾不能满足于用别人的语言来说话，不能允许传统形式束缚自己的手脚，

不能容忍传统观念禁锢自己的思想，他要建树，要标新立异。他的好友蔡肇为他撰写铭文时说：「刻意文词，不割袭前人语，经奇蹈险，要必已出，以崖绝魁垒为工，」这就是米芾的个性。

米芾在绘画上也表现出了超凡的才能，他所创立的「米氏云山」的新格局，突破了传统的线的束缚，运用满纸密集的、浓淡变幻的横点，塑造出充盈的水气浮动和穿行于江南山麓的神奇境界。这种独一无二的水墨画格，是文人画发端于宋代的典型标志，在中国绘画史上异军突起，风规自立。因此董其昌说：「诗至（杜）少陵，书至（颜）鲁公，画至二米（米芾及子米友仁），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

米芾是一个划时代的艺术家。然而，那个时代带给他的却是心灵的创痛，造成了他矛盾的性格二重性——严肃的艺术家和颠狂的怪人。米芾的母亲为皇官乳媪，他从小在寄人篱下的环境中长大。超人的天赋与卑微的社会地位在这矛盾撞击中，形成了一种扭曲、怪癖的心态，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社会，世称为「颠」，文人儒士引为雅谈，礼法之士目为疯狂，然而我们从这种玩世不恭的闹剧表现中，既看到他对传统秩序的不满和对传统礼法的抗争，更感慨他那自嘲自谴的可悲心境。

唯有书画才是他心灵的慰藉，是他人生的净土，是他得以自由翱翔的国度，也是他留给当时和后世人们永享不尽的财富。

当人们仔细浏览这部《米芾行书墨迹五十五种》时，定会深深感受到米芾那无穷的创造力和「迈往凌云」的博大气概。

前言

王愔之

米芾（公元一零五一年——一零七年），原名黻，四十一岁后改写「芾」，字元章，号海岳外史、襄阳漫士，世称「米襄阳」、「米南宫」等，是我国宋代杰出的书法家，与苏轼、黄庭坚、蔡襄合称「宋四家」。世多重其行书，在书法史上颇具影响。

纵观米氏书迹，其气韵亨通处，豪流着潇洒、散逸的风采，结体正欹相济，用笔巨细参差。其中锋浑厚凝重、侧锋俊丽旖旎，静则犹处子之于深闺，动则如万马游嬉于莽原；一纸之间，或横刷竖抹，或体法持重，康有为曾以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而蔽之于三代书翰，由此观之，米芾于深悟晋唐三昧之同时，又能尽泄胸中之「逸气」，可见米芾是一位有古有今，亦古亦今的集大成者。

米芾一生，以唐为法，遍习李唐书家，尤致力于颜、柳、欧、褚、虞诸人，受到了唐法的严格训练。后又以晋为宗，取其古朴中所含的变化而自成面目。他一方面贬斥那些专事习古的人为「书奴」，一方面终生临池不辍。明·吴宽称其「于古名书家，学之几遍」。他自言：「一日不书，便觉思涩，想古人未尝片时废书也。」他那跌宕多姿、倜傥纵横的书风的形成，正是继承与发展、师古与创新的结晶！

在米芾的书法中，往往不经意之作，如题跋、书札，反为上品，他自称：「吾书小字行书有如大字，唯家藏真迹跋尾间或有之，不与求书者。」可见随意涂写，不存拘束处，能生天然之趣。「刷字」，是他区别于其他书家的根本，也是这位伟大的书法家美学程式的根本的体现。本书所选《寒光帖》、《李太师帖》及《鹤林甘露帖》、《紫金帖》等，俱是米氏墨翰中极精之品。这些作品，或已刻石入帖，或已影印复制，虽不无贻鼎之嫌，然其于学书者，终不失为临池圭臬。墨迹对于学书者来说，可以充分领略作品运笔之疾缓、用墨之枯润，以至于「折钗」、「飞白」、「屋漏」、「垂针」等等，有着极高的实用价值。今蒐得米芾行书墨迹精品共五十五种，包括题跋、简牍、诗稿及碑文等，集辑成帙，付诸雕梨，以饕书林之同好。

本书于编辑过程中，得到了著名书画家韩天衡、傅以新二先生的鼎力支持，并分别赐题书名和撰写大序，卢善启先生一起参与了编辑工作，值此谨致谢忱！

一九九零年十二月

米鶴利

氏有林

今請

甘

菴

法靜

雲

二

石

希巖二釋子
棚多之人欲巧
法以爲賦
行色非非の
先



昔頓首再啟
昔逃暑

山幸訪安適
人生幻法中

為瘡而熱
為慍謗以累

所同者熱耳
評藝在清

之中南山之陰經暑衾

一熱愴中而獲逃此非偉

秋可至此遂吐

車茵 帶頓首再啓

騰白十五斤謹上納知彼
無故以致此後遇時矣
門中康膝
五月



真酥一斤少將微急取
以茶葉煮之又一兵陸行難
將却門有旂示下酥是

胡西輔所送茶星公寺

實老可喜必相從歛

昔桓公之春和

政事之暇

起片何如
昔幸安春入

沂水想多



修覽之樂只人何時從
公游修風引而福寺人車
壯不宣帶却之之
知府大夫丈麾下

帶頓首再啓契邑幸歲豐
無事足以養拙苟祿無足為
者然

明公初審軸當措生民於仁

壽縣令承流宣化惟日
披目

傾聽徐與令靈共陶

至化而已

蕭胡首再登

